

美中分團報告

鄭治明

一、 團員近況

1. 五月底治明去大陸訪問，路過台灣，聯絡美中分團的夏成銘一起去看張神父。張神父那天精神很好，我們特別提到傅燕萍，何文友以及快來 Atlanta 訪問的林志豪，向他問好。他一一重複念出問候人的名字，表示他意識很清楚。成銘還逗他笑，張神父也有反應；請看照片。成銘和治明幫助張神父吃中飯（他現在吃飯要有人協助），看到他胃口不錯，心中都感到非常高興。
2. 治明在台灣時，造訪歐晉德，黃美基夫婦，胡僑榮，劉嘉玲夫婦；暢談國家大事，也蒙晉德盛筵款待，美基在家又以精美水果，點心招待。賓主盡歡。
3. 六月底治明又路過台灣，再去看張神父，那天天氣很熱，他精神欠佳；再提美中分團朋友名字時，這次他沒有跟著回應。但是當治明把林志豪和何文友的名字大大地寫在紙張上給他看時，他點點了頭。所有，看來張神父精神時好時壞，請大家多多為他老人家祈禱。



張神父被成銘逗得開心大笑

張神父胃口不錯（成銘協助）



張神父胃口不錯（治明協助）



4. 治明回到 Atlanta，有幸見到第一代的老團員林志豪大哥，和他的夫人王小曼。他們在何文友大哥家已經住了一個星期了。治明是第一次和志豪見面，感受到志豪兄非常健談。尤其是對「八仙渡海」到越南的典故，娓娓道來，令人動容。原來，「八仙」從上海南下逃亡，到越南後，舉目無親，要如何生存？幸虧溫天錫依靠天主，經由朋友介紹，聯絡到志豪在西貢的叔叔，才覓得安身之處。後來志豪也參加了當時的基督服務團前身---篤進團；不久鄭爵銘神父安排他到西班牙留學，進醫學院。是第一代團員培養的三位醫生之一。志豪住在 New Jersey，與東部分團團友常有互動；他特別提到明慧，對她的愛心，聰敏，能幹，效率讚譽有加；很可惜她搬到西部，也非常懷念她。文友，志豪，治明三位八十多歲，七十多歲的老人，聚集在一起，回想天主對他們一生的眷顧、恩寵；他們一路走來，對鄭神父的教誨，基督服務團的理想，不棄不捨，愈久彌堅，大家衷心感謝天主的奇異恩典。
5. 文友大哥、大嫂剛從越南旅行回來。在越南他們還了一個心願，去瞻仰 49 年前他們舉行婚禮的方濟各教堂；也舊地重遊，回顧 1976 年 9 月 16 日，驚心動魄，帶著一家五口逃離越共控制的西貢，前往曼谷，轉往台灣的經歷；在他們艱辛的逃亡路上張宇恭神父幫了不少忙。現在文友兄嫂的三位孩子都是很有成就，分別是電腦工程師，電機工程師，藥劑師。他們兩老在 Atlanta 含飴弄孫，安享退休的生活，美好的黃昏。他常常掛在口上的話就是「戰爭和平，感謝天主」。他寫了一篇文章”印支行腳 --- 我見，我聞，我思---- “，和大家分享他的感恩之心；請欣賞。



治明和晉德，美基，僑榮，嘉玲聚餐，暢談國家大事



從右到左：文友，懶英，小曼，志豪，治明，燕萍，他們六人的年齡加起來是 459 年—感謝天主，感謝天主所賜的每一分鐘生命。

二、文友大哥文章一篇

印支行腳—我見 我聞 我思

何文友

這次有機會重遊印支三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似乎有些不期而來之感，這完全要歸功於內子樂於參閱旅遊消息所致，發現這樣的行程包括途次泰國曼谷經柬埔寨然後再往越南，可以從南至北遊覽越南名勝風光，實在很有吸引力。

泰國首府曼谷我在越南工作時去過很多次，對那裡的景物、皇宮、佛廟都略有見聞，所以旅行團安排參觀行程，不再有甚麼特別的感覺，為我來說，途次曼谷那二天多的時間給我多一次機會與我闊別半個世紀的表弟一家再次重逢，真有說不完的興奮之情。曼谷之為東南亞的大城市與半個世紀前已是完全不一樣，光是進入曼谷之門的國際機場，不論規模或設備都是非常現代化的了。據說，這個機場他們花了 45 年才建成，這個城市留給我的印象是天氣炎熱、汽車太多、交通阻塞，來往實在不方便，當然，由於天氣太熱，不想多吃飯食，我在旅店吃的兩個芒果午餐令我回味無窮。

從曼谷飛往柬埔寨的暹粒需要一個小時，飛機新而不大，很是舒服。午後時間抵步，氣候和曼谷一樣炎熱，有如從一間火爐到另外一間火爐，旅行團的聯絡人遲到，把大家烤得面紅耳赤，機場的入境處，旅客穿的衣著隨便一點的很容易過關，我們中有一位穿著名牌上衣，惹上不少被盤查的麻煩，據說交些小費就可平安無事，我不知道他有無這樣做。

去柬埔寨遊訪吳哥窟一定要經過暹粒市，那是一個不很繁華的城市，環市所見仍然免不了有荒蕪落後的感覺。我們在領隊的引導下在市區到處參觀，我們在一間頗具規模的廟宇逗留下來，領隊帶著很沉痛的聲調指著擺在我們面前一座座有丈餘高塔形小屋裡面陳列的人骨，那是 1975 年柬共控制這個國家後，驅逐人民離鄉背井被殺或餓死於山野間，據估計死於那次戰亂的柬埔寨人有六十多萬，事後這些死難者家屬或善心人士將這些散落在荒山野草中的骨頭收回，集中安置在一起，以供後人憑弔，這真是令人心酸的事！怪不得有人說：「歷史是用血寫成的。」內子看了這些骨骼後亦頗為傷感，因為她的祖母及二叔父都不幸在這場災難中死於非命，導遊談起這些往事仍有餘悸。

遊覽吳哥窟的行程安排在第二天，這座被列為世界七大名勝的古蹟有大小兩座之分，上午我們在大吳哥窟走走看看那些破垣殘壁，沒有完整的建築供欣賞，因為它的範圍大，領隊亦講述甚多開始在此建都的國王亞蘇華爾曼一世於公元八世紀到九世紀建國於此；然後於十一世紀由蘇垂華爾曼國王建吳哥窟王國；直至十二世紀由國王加亞華爾曼七世建立了吳哥窟王城，這就是被稱

為小吳哥窟的建築，並且保存得很完整。現在柬埔寨國旗上的標誌就是取材於此的塔形，真是別出心裁；但是導遊亦提及當時被徵召來建築如此龐大的石頭城有三十萬人花了四十年時間才完成，對於從何而來這些石頭導遊似無交代；但在很多年前美國發行的地理周刊有文報導，有人研究，以當地的地理條件不可能提供那麼多的石材建立如此雄偉的皇宮，唯一的可能是當地的地質尚保留未完全硬化成石的土壤，先由人工做成磚塊再堆結起來。我們在小吳哥窟的牆壁上看到那麼多精細雕刻的人物或風景，在當時的生活條件下是無法把一塊堅硬的石塊做得如此完美，只有在那些尚未完全硬化的石磚上雕上各樣圖案再行使用，這是比較合理的說法。總之，以當時的文化水平而言，設計這麼有規模的建築物的人確實是了不起的天才，在建築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據導遊說，來此建城設府的人多是從印度來的，他們在一些宗教神話的驅使下，在此開始聚居生活，依傳統說法，在此聚居的人口數以百萬計，在當時的世界上，沒有多少城市有如此數目的人口。

旅行團對我們的招待都是四星級的酒店，在曼谷這樣繁華的城市當然容易找到，但像暹粒這樣的小城居然有如此設備的旅社，實在出乎我的意外。就以天氣那麼炎熱的喝水問題，是我離美前最關心的事，因為在開發中國家的環境免不了擔心污染，沒想到每天行程充足供應瓶裝水，為我來說最特別的是每瓶水的蓋子都加上一層封條，以保證水質清潔，真是很意外的認識，這在美國從未見過的；還有一點，一瓶清水與一瓶啤酒價錢相同，亦讓我喝了不少當地的啤酒，見笑大家恕我孤陋寡聞，少見多怪了。總之，吳哥窟這個名勝的種種歷史紀錄不是短文述說得完，但對旅行世界各地參觀所有人造名勝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所有成王稱帝的統治者都不惜濫用資源，建立各式各樣的建築物，以供後人憑弔其豐功偉績，喜歡歌功頌德的人稱之為歷史古蹟；但有多少人想過，那也是成千上萬勞動人民的生命被毀滅的鐵證。今天的柬埔寨人民可以享受自由的生活，算是萬幸，我們旅行世界各地，入境後必須兌換當地貨幣始可購物，唯有在這個國家沒有這一麻煩，美元直接使用，真是意外和方便。

依照旅行團安排的行程，參訪完暹羅及吳哥窟後，在飛往越南之前還順道一遊暹羅附近的農村，我們兩人一組乘坐一駕牛車，在那臭氣沖天、高低不平的鄉路上轉了一圈，使我回味以前在國內一些貧困地區的類似情況，雖然是十幾分鐘的行程，我實在為那些人難過，衷心希望這些人早日得到合乎人性有尊嚴的生活。車子在遼闊的鄉野公路上奔馳，目的地是暹羅附近的同里薩湖，那是東南亞最大的淡水湖，魚產非常豐富。我們在大湖附近小港乘坐機動木船，沿著尚在開發中的小河奔向大湖，木船直奔一望無際的大湖中前進，首先望見水天連接的線上有著點點滴滴的黑點，領隊告訴我們那是一棟棟的水上人家，他們就是生活在這片汪洋似的大湖上，木船在這些水上人家之間穿梭，有商店、市場、學校、餐廳，應有盡有。船子轉到一座頗有規模的建築物前，領隊告訴我們那是一座天主教堂，我默念著天主經，感謝上主讓我看到這樣一個奇妙的工

程，信友們為保存信仰而在這大湖中豎立信仰的燈塔，領隊說當年戰亂之時，很多從北越逃亡的教友就定居在這湖上，他們為保存信仰而建立這一特別的聖堂，令人敬佩。當然，另一令人遺憾的事是 1975 年，因柬共取得政權後驅逐人民離鄉背井而死難的屍體很多被摧進湖中，以致很長時間湖中水產無人問津，真是憾事！

四十年前，即於 1976 年的九月十六日的凌晨，幸得鄰居一架三輪車之助，帶著一家五口前往當時的西貢新山一機場，乘國際紅十字會專機飛往泰國的曼谷機場，心情有多緊張，至今仍記憶猶新，沒想到四十年後仍能重返故土，頗有久住他鄉成故鄉之感。在我一生的經歷中發生過兩次四十年後重返故土的事情，首次是於 1991 年，那是我於 1949 年離開故鄉 42 後再回老家探望老父及其他親友，人生真是如夢，我想如此之事不會有第三次。我與內子此次重遊越南的意願完全是為舊地重遊，我們很懷念胡志明市中國城堤岸的許多往事，特別是那座方濟各堂—49 年前我們成婚的地方。抵步之後，我們利用僅有的時間專程前往該堂作個簡單的感恩祈禱，那天正好是復活節紀念耶穌受難日，在耶穌基督的苦架前感謝祂恩賜平安度過難關；我們同時探望黃柱權主任神父，相見歡，但是他在經歷四十年的種種磨難後，已是一位老年神長了，方濟各堂依然丰彩如常，但那座神父居住的房子真是老舊失修了，我真希望當地教友及該堂區流落世界各地的同道們有人登高一呼，給黃神父一臂之力，重為粉刷一新，給在該堂區工作的神職人員有個像樣的地方發展堂區的工作。

安排這次重遊越南的行程，在時間上是完全依照旅行團的規定，沒有特別的選擇，但在啟程的時間正好是今年聖主日的首日，所以我告訴內子，這也是一次朝聖之旅，我們的領隊也是一位教友，他在談話中告訴我們胡志明市主教座堂復活主日的彌撒時間，真使我感到興奮，所以我與內子次日清晨就前往參加一台復活主日的聖祭，雖然是越南文的聖祭，但在內心的感覺是完全一樣的，我也深深的體認到信經中那句諸聖相通功的真諦。主教座堂內的佈置與往常沒有多大變化，但在座堂前高高大大的大理石聖母像舉目向天為世界和平祈禱，為越南的國運祝福。

逗留胡志明市的時間雖然短暫，卻不影響我們對這個城市的印象，它比四十年前擴大許多，它曾被譽為東方巴黎的美名依然存在，一些地區比舊日更加美麗和清潔，我們住宿旅店前的阮惠大道正在大事整理以備慶祝四十年前共軍進入西貢的勝利紀念日，真是巧合。另外這次重遊胡志明市的另一收穫是行程安排讓我們有機會前往胡市西面的西寧附近，親身一睹當年越共對抗美軍的地道真面目，據領隊在地道入口處所掛的地圖的說明，整個範圍相當大，但那不是全由越共所建，而是從法國殖民者統治越南開始人民反抗法國人留下來的跡，後來越共依樣葫蘆對抗美軍，西方媒体不明真相地描繪，增加許多神祕色彩，沒想到卻成為旅遊景點賺取外匯。

從胡志明市向北飛往蚬港及赴河內的飛機都是相當鉅型的客機，與啟程前擔心的飛行安全問題，認為是多餘的想法。一個多小時的航程我們就在蚬港機場降落，這個港口曾是當年越戰美軍的重要基地，也是現在越南最現代化的城市，因此不是我們旅遊目的地，我們途此是要前往附近不遠另一個小城會安。這裡是越南中部十八世紀時重要的港口，保留著許多文物古跡，我們在夕陽西下時分抵步，小城旁邊的小河雖然雜草叢生，但當我們步行進入那條掛滿紅色燈籠的街道時，那種久未一見古色古香的情景真是回味無窮！領隊引領我們在一座被稱日本橋的地方參觀，橋上有一小廟，據說是華人蓋的，橋的裡面有兩隻動物塑像：一隻是狗，另一隻是猴子，人們不清楚這兩隻動物存在的意義，有人認為這些景物是自猴年至狗年建成的，是否如此尚無定論。繼續前行，我們參觀一座屬廣府幫人士建立的會館，那真是中華文化的典範之作，裡面牆壁上幾幅五彩繽紛以關公為代表宣揚忠義精神的塑像，在後院還有一組生猛活潑的龍塑像，都是以五顏六色的碎瓷片相貼而成，遊客們莫不爭相攝影留念，嘆為觀止。

會安小城給我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們依照行程回經蚬港市前往越南的故都順化。旅遊巴士一路爬山越嶺而行，終於抵達想望很久一遊的古城，這座完全模擬中國北京故宮而建的城池，當然沒有北京的壯觀，但也可知當時的天朝文化對四周的鄰邦影響之深。我們依例在故城巡行一週，回旅店休息後，領隊告訴我們整隊乘坐一系列人力車，浩浩蕩蕩在順化城中街道觀看夜景風光，亦是一次新鮮的嘗試，然後在一間相當古老的餐廳嘗試昔日越南帝王食用的晚餐，大家都大飽一餐。次日，離開順化前，領隊率領大家乘坐小遊輪欣賞順化著名的香河風光，最後在一家佛教尼姑經營的餐廳吃了一頓全素的午餐，別有一番風味。另有一事值得一提是在我們前往吃素餐前，曾參訪一座相當有規模的古廟，形式與中土的廟宇相似，領隊特別指向陳列在一間小屋的舊汽車，那是當年在西貢參加反吳廷炎政府示威而自焚的釋廣德和尚用過的汽車，我真不明白，一位信仰慈悲為懷普度眾生的佛教和尚為何能夠自焚，這與他所信的教義不相抵觸嗎？

順化的機場相當現代化，來往旅客亦很多，可見順化故城的魅力。飛行的時間一個多小時，但領隊告訴我們抵河內機場後當晚我們不在河內停留，而是先往距離河內三個多小時的夏龍灣，遊玩那個被譽為世界新七大勝景的地方。旅遊車在田野間公路上前進，一路上都是北越農作物開始欣欣向榮的景象，當然我們亦可一窺北越農村的情況，那些山嶺與中國南方的原野頗為相似，感覺上有些兒回到故鄉的味道，可惜不是。車子抵達夏龍灣時已是傍晚時分，這家設備新穎的酒店氣派令人興嘆，可謂是此次行程中最高貴的一家，看得出當地正在大力發展旅遊事業。第二天早上領隊帶領我們前往附近碼頭，上了雇用的船向夏龍灣的海面駛去，港灣很多這樣的船，都是供遊客租用的。我們的船向漂泊在海上似的群山中環繞而行，這些排列在水中的山墩，從遠處望去好似成群的水牛在遊盪，走近一看，沒有一個相同的，真是不勝讚嘆大自然的美妙。船在海上的山墩之間行駛了數小時，最後還要攀登一座山上探訪一個大山洞，那是一次很大的挑戰，登山

前明確提醒高年旅客，特別是有高血壓或心臟問題的三高人士要特別小心，我這不完全屬三高的老人，內子擔心我的耐力，結果亦順利完成全程。那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山洞，千百年來的變化，山洞裡的壁上或天花板上各種形形色色的圖案，美不勝收，就這樣在回航中在船上吃個豐富的午餐，結束了夏龍灣之行。

依照行程我們逗留河內的時間有兩天，但總的說來，它沒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這個在越戰之時曾被美國白宮劃定不被轟炸之列的城市，使胡志明及武阮甲得以高枕無憂策劃爭取越戰的勝利，可是在越戰結束四十年後的今天，它那古老的市容，沒有像南方的胡志明市或蚬港那種活潑現代化的現象。滿街滿巷行人道塞滿各式各樣的機動車，同時多少衣著整齊或衣衫不整的人，隨意在街邊的小椅子上坐下，欣賞一小杯的咖啡好似很為得意，好像中國的四川人在打龍門陣。領隊引領我們遊訪河內的舊街市，他要我們特別留意人群中的扒手，那是越南南北兩大城市特多的產物。還有，河內的交通是非常令人心驚膽震的，那些鑽來鑽去的機動車真是防不勝防；當然領隊亦帶我們觀看河內新開發的市區，新型的建築是最現代化的，但那不是河內人民有能力分享的產物。我們去參觀過一個介紹印支半島的各種少數民族生活方式的博物館，特別是那些高山族居住的房屋結構，非常有意義，在我們前來河內的路上，領隊曾簡單的介紹河內城市的由來，初時越南民族的先民為抵抗外侮亦是居住在山上的，後來才在河內此地聚居，為防水患四周築起堤防以策安全，真指今日成為這個國家北方的首府。

不管怎麼樣，這次有機會從南到北暢遊越南一趟真是不虛此行！特別是在信仰生活上包含有朝聖之旅的意向上，原本的主旨是探望座落胡志明市堤岸城的聖方濟各堂，想當年教會在梵二大公會議後，我應當時的黎和樂主任神父之邀，協助組織堂區議會，開風氣之先，領導教友過問堂區事務，當時最令教友感到興奮的莫過於將彌撒聖祭帶到教友們的家庭去，教友們在聖祭中親身體驗參與彌撒聖祭的真諦，據說經過分區組織過的這個堂區，在共黨控制南越後，教友們對堂區的工作有過很好的協助。此外，能夠在胡志明市主教座堂參與復活主日的彌撒聖祭是始末所料及的，如果再加上在柬埔寨暹粒的同里薩湖看見那間停泊在湖中的聖堂，更令我見證上主多麼真實使信賴祂的人在苦難中得到安慰；更有趣的是復活主日後的首個周末，正在猶疑不決是否能在這個共黨國家的首府參與一台彌撒謝主洪恩，讓我完成這次的行程，領隊正好出現問我有何活動計劃，我告知原意，他也有意去參與聖祭，於是他與我和內子三人同往河內的主教座堂望了一台彌撒，這真是一個最大的喜悅！這個座堂比胡志明市的美麗多多，不過我喜歡的不是它的裝飾，而是它是特別恭敬大聖若瑟的座堂，亦是我的主保聖堂，我記得鄭爵銘神父曾告訴我們，聖若瑟是我們逃亡的主保，在彌撒聖祭中我特別的感謝他助我與內子完成這一心願。在彌撒中，除歌詠團的聖樂好聽外，教友們齊聲讚美上主的經文真是美妙無比，與年幼時在家鄉聖堂通功誦經的情調如出一轍。

最後，這次重返越南的最後行程還給我帶來一個有趣的插曲，有一位同行伙伴問我內子，這位導遊是你先生的姪子？一語道破夢中人，原來這位導遊每次點名吩咐事項時稱呼我 Uncle Ho，這個稱呼是越南人民對胡志明的尊稱，越南文對胡字的拼音是 Ho，於是我這老頭的何伯伯被拉與胡伯伯成為同宗，真是誤會之至，不管怎樣都是一件有趣的事。哈哈...